



# 母亲的手工馍

□李小穗

灶台上的热气一股股钻过油烟机，忽地想起母亲裹着围裙的身影。

在那缺衣少食的岁月里，热腾腾的蒸气，早已凝成心底最温暖的记忆，成为藏在时光深处的甜甜滋味。

母亲揉面的手永远带着力量。从瓷盆里舀出面粉，她添一勺温水，指头蘸着在瓷盆里游走，仿若在给面团施魔法。白面粉是过年才舍得买的精粮，掺了玉米粉的黄面留着做花卷，兑了粗粝的红薯黑面总被她单独分出来，说“这些耐嚼”。

蒸馍的时间总在黎明前。母亲把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火光映着她犯困的鬓角。第一笼必定是白馍，圆滚滚的面剂在笊子上排开，她用手掌将面剂再揉圆，说是“给白面馍馍扶正身”。

水蒸气上来时，她总要掀开笼盖一角，迎着热气张望，只见一个个白馍胖成软乎乎的圆球，表面凝着细密的水珠，像滚落的珍珠。

父亲提着矿灯出门前，母亲会把温热的花卷塞进他的布兜。那花卷要卷两层，外层是少许白面，里层是掺的黄面，还有抹着舍不得吃的猪板油，撒一把盐粒和葱花，卷成紧实的长卷，切成段时能看见分明的层次，像初春解冻的河床，泛着暖黄的光。我曾偷吃过父亲的花卷，咸香里混着玉米的粗粝，比白馍多了分烟火气，却比黑面馍多了丝柔软。

而玉米面虚糕永远是母亲的主食。那些被拍得瓷实的馍馍，表面

布满玉米的颗粒。我问母亲为什么总吃黄面馍，她正往灶膛里添柴火，火光在她眼角的皱纹里跳啊跳：“吃惯了，黄面经饿。”有次趁她不注意咬了一口，干涩的玉米面刮着喉咙，没咽下去就被我吐了出来。母亲笑着用围裙擦手：“傻孩子，娘早嚼出味儿来了。”

后来日子渐好，白馍成了寻常物，母亲却仍有蒸玉米面虚糕的习惯。她总说：“人不能忘本。”可我知道，她是舍不得那些陪她走过苦日子的粗粮。直到母亲病重那年，我在医院陪护，她还说：“想吃一口玉米面虚糕。”看她往口中递那粗糙的虚糕时，像捧着失而复得的珍宝，咬下第一口时，眼泪就砸在馍上。

灶台空了多年，蒸笼笊子搁在老屋的橱柜顶，已经积攒了一层薄灰。每次回老家路过菜市场，看见卖玉米面虚糕的摊位，总忍不住驻足。那橘黄色的馍馍堆得老高，我买一块捧在手心，粗糙的触感碰过指尖，恍惚间又看见母亲在灶台前转身，围裙上沾着面粉，笑纹里盛着暖融融的蒸气。

细细想来，原来有些味道，早已刻进血脉里。母亲的手工馍里，藏着最朴素的爱——把白的、暖的、软的都给了我们，自己却咽下半辈子的粗粝。

如今，再看见那熟悉的玉米面虚糕，忽然懂得，这涩中带香的滋味，原是岁月酿的糖，裹着母亲未说出口的深情，在时光里供我慢慢回味。



## 初夏

□张志勇

恍惚之间，穿越时空  
回到那段纯真的童年岁月  
堆满柴火的火房里  
热腾腾的浓烟袅袅升起  
汗水顺着黝黑的脊背缓缓滑落  
鼻腔中  
抑制不住激情的潮水  
火辣辣地喷涌而出  
母亲戴着头巾  
恰似村妇那典型的模样  
质朴而亲切  
炉膛里  
熊熊火焰在风箱的“呼呼”伴奏下  
扬起阵阵旋风  
我凝视着母亲脸上的汗珠  
恰似五月盛开的鲜花般灿烂  
与此同时  
缕缕浓香从蒸笼里悠悠溢出  
弥漫在整个房间

仰望望向天际  
太阳散发的温度已突破了春日的极限  
分明感到，夏天那股炽热正悄然涌来  
此刻，我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一改往日的拘谨  
或是袒胸露怀，像童年那样无所顾忌  
急切地寻觅着能让我袒露心扉的一方天地  
我渴望与那生机勃勃  
意气风发的麦穗深情相拥  
亲吻它们的芬芳

初夏，并非那么简单  
它恰似一场盛大演出即将开场  
那大幕正缓缓拉开  
马路上，滚烫似火的流风肆意刮过  
人们主要是想瞧瞧  
城市中五彩斑斓的景致  
是否能撩拨起深埋心底的渴望  
或许，当你一旦陷入爱慕的情愫  
总想褪去身上那华丽的外衣  
不知多久，才能来到那欣赏的窗口  
去审视，甚至是偷窥被抛弃的文明  
如今，每个人似乎都知晓彼此的底细  
可那神秘的面纱却怎么也撕不下  
只能这般隐匿

麦穗在焦灼与不安中，脾气渐长  
肆意膨胀着自己的身形  
渐渐将颜色涂抹成金黄  
仿佛以胜利者的姿态  
挺立在阳光交织的旋涡之中  
不远处，在那片绿荫繁茂里  
一首雄浑壮阔的交响乐章  
开始激昂澎湃地奏响

## 苦咖啡

□杨应和

母亲又问我：“咖啡好喝吗？”  
“好喝啊，下次给您带一杯尝尝？”我随口应道，眼睛仍盯着手机屏幕。

“不要不要，那么贵，别浪费钱了，喝茉莉花茶多香啊！”母亲连忙摆手，仿佛我提的是个无比奢侈的要求。她粗糙的手指在围裙上蹭了蹭，转身走向厨房。

“下次我一定带你去县城喝咖啡。”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这个“下次”，我不知说了多少遍，就像哄小孩一样。母亲每次问我，我总是用敷衍的承诺应付过去，她竟然每次都相信了。

直到大哥打来电话，说母亲摔倒在院子里。我赶回家时，看见她坐在小板凳上，膝盖缠着渗血的纱布。阳光把她的白发照得发亮，我才发现她比上次见面时又瘦了一圈。

“妈！”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她抬头时，我清楚地看见她眼里的惊喜，随即又变成责备：“你大哥真是多事……”

我蹲下来查看伤口，纱布下是发紫的淤青。“必须去医院。”我声音发颤。

“城里看病贵……”母亲习惯性地拒绝，手指无意识地搓着围裙边。

我突然失控地提高音量：“只有您好好的，我们才能安心！”母亲被我吓住了，怔怔地点头。

检查结果出来了，幸好没什么大碍，但医生建议多补充营养。走出医院大门，我提议去喝咖啡。

母亲说：“太贵了，回家吧。”  
“就今天。”我坚持道。

母亲犹豫着，突然快步进入一旁的洗手间。再出来时，母亲花白的鬓角还挂着水珠，有些蓬乱的头发被理顺了，褪色的衣领也被整理得一丝不苟。

我们走到咖啡店门前，浓郁的咖啡香气让母亲有些局促。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边缘，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周围。当那杯拿铁递到她手里时，她双手捧着，好像捧着的不是咖啡，而是易碎的珍宝。

“您喝喝看。”我鼓励道。

母亲犹豫着抿了一小口，立刻皱起脸：“好苦啊！”她的表情夸张得有些滑稽，我忍不住笑了。

随后，我带她去服装店。母亲在一件驼色大衣前驻足，手指轻轻抚过衣料，看到价签时触电般地缩回。她一会儿说家里的衣服很多，一会儿说这些衣服太贵。我取下母亲刚才看过的那件大衣，让她进试衣间试穿。母亲攥着咖啡杯，转身时还下意识地把手往怀里收了收。

几分钟后，母亲穿着新大衣出来，双手抱着旧衣服，却不见咖啡杯的踪影。当我返回试衣间寻找时，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扑面而来。角落的垃圾桶里，咖啡杯歪倒着，杯底只剩几滴褐色痕迹，沿着杯壁缓缓下滑。我突然明白了——母亲根本不爱喝咖啡，她反复问我咖啡的味道，不过是想找个理由和我多说几句话。

我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角残留的咖啡，突然尝到了比咖啡更苦涩的味道，那是无数个“下次”堆积成的愧疚，在舌尖缓缓化开。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